

泥塑搗藥兔 踞坐如人如神

北京兔兒爺

現今玩具成為文化符號

「月亮東，圓似燈，一層一層往上升。月亮斜，中秋節，又吃月餅又供兔兒爺。」這首老京城民謠提到的兔兒爺，是兔首人身的彩繪泥塑，抿着三瓣嘴、兩頰淡抹胭脂，右手扶藥杵、左手執白作搗藥狀的形象「神而入，人而兔」，既是北京民間獨有的工藝美術節令玩具，也是北京重要的文化符號。癸卯兔年將至，北京彩塑兔兒爺傳承人張忠強近日接受《大公報》專訪稱，內地疫情防控全面放開，香港也恢復通關，兔兒爺有驅瘟祈福的文化承載，祝福香港同胞健康平安，祥瑞美好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(文、圖)

在北京前門大柵欄楊梅竹斜街和琉璃廠文化街，張忠強經營着兩家老北京兔兒爺店，店面雖都不大，但擺滿大小形態各異的兔兒爺。

傳說北京有一年發生瘟疫，月中玉兔下凡搗藥，為百姓治病，人們據此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兔兒爺形象。典型的兔兒爺形象為身披大紅袍，頭戴黃金盔，盔上斜出兩耳，白臉、豎眉，兩眼炯炯有神，鮮紅的三瓣嘴總是抿着，兩頰淡抹胭脂，神情恬淡，俊俏可人。

三分坯七分繪

張忠強告訴《大公報》，在傳統工藝裏，一尊兔兒爺的誕生主要有選泥、壓坯、打底、彩繪四步。從選泥開始就是一個繁雜的過程，不能將就。文獻記載，老一輩在北京的垂楊柳地區選泥，那裏陶土曾非常豐富，不過隨着城市的建設發展，選泥的地方越來越少，現在需要去北京郊區選泥，或者網購陶土泥。拿到泥後還要給生泥去性、浸泡去雜，並反覆摔製，使之不乾裂、不變形。

接着是印坯、修坯、打磨、上底色，最初的陶土泥歷經十幾道工序，最後迎來彩繪。在製作過程中，有「三分坯七分繪」的說法，其中印坯時要先把揉好的黃泥壓成薄片，摺進模子，然後沿着模子邊口削去多餘的泥土，前後兩片模都做好後再相對黏合，形成中空的泥胎，底部另加黃泥封住。因為力道的大小、個人的手法不同，決定了每一尊兔兒爺製作出來都是獨一無二的孤品。

在張忠強看來，真正考驗製作者工藝水準的是彩繪，好的兔兒爺沒有「賊光」，讓人看着不刺眼，很耐看，這是經過20多年的經驗總結出來，需在水粉、水彩和丙烯色之外再加上一些其他顏色進行調配，既保持傳統民間泥彩塑色彩的特點，又有今天人們對顏色的理解。

「傳統兔兒爺的彩繪很有講究，一代代傳下來，在畫的時候約定俗成，顏色由淺入深，順序則從上往下。」張忠強解釋，只有這樣才能「一筆壓一筆，一色蓋一色」，有利於彩繪作品的完成。而如果從底下往上趕着畫，

既變形不好看，也費工時。

融入流行元素

兔兒爺的頭頂上都有兩隻耳朵，老北京人稱其為「犄角」，每隻耳朵都帶有一根細鐵絲，多是單獨做好，最後安裝，將鐵絲插入預留的孔洞。待插上耳朵和用牙籤作的靠旗，一尊兔兒爺就算完工。

張忠強在傳承中創新地融合了北京景點、民俗文化和社會時事等多種元素。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二十四節氣倒計時驚艷世界，張忠強從中獲得靈感，與北京二十四城門結合，極大豐富了兔兒爺的樣式與文化內涵。

《大公報》記者在採訪時看到，張忠強的兔兒爺樣式琳琅滿目，很多新時代流行元素加入到兔兒爺製作之中，如既有老實的三瓣嘴的兔兒爺，也有櫻桃小嘴兒和開心歡笑的萌兔兒爺；既有騎虎、坐蓮的傳統兔兒爺，也有開飛機、開動車、戴口罩等新式造型兔兒爺。

「過去兔兒爺駕祥雲到京師，給百姓祛瘟疫，兩目圓睜，

像個大將軍，拿着搗藥杵坐在山上，面部表情很威嚴。而現如今兔兒爺更多作為擺件，它的面部表情就更加慈祥、更加可愛萌動，造型也更加多樣。」張忠強指出。

創新還須遵循傳統

雖然手藝貴在創新，但遵循傳統的革故鼎新是創新，而想當然的隨意改變就和創新背道而馳。在跟師傅學習中，張忠強有過一次難忘的經歷。

「我曾問師傅，咱們的靠旗能不能不只是一杆旗？於是做了一些背掛兩杆旗、四杆旗的兔兒爺。師傅說，你把它砸了，老北京兔兒爺一定是一杆旗，兩杆旗、四杆旗看着很威風，但是它離開了原來文化的內涵。」張忠強介紹，原來相傳玉兔到京城送福餅，累倒在廟宇的門口，當時的廟宇是一杆旗，人們為了記住這個特殊的地點，所有兔兒爺的後背就只有一杆旗。有一句話說「兔兒爺的旗子——單挑」，指的就是一杆旗。

◀張忠強經營的老北京兔兒爺店裏，擺滿大小形態各異的兔兒爺。

人物簡介

張忠強：祖籍河北，1963年出生在手工藝人家，師從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雙起翹之子雙彥，是老北京兔兒爺第五代傳承人。



▲張忠強在法國進行文化交流。訪者供圖

兔兒爺是有溫度的

張忠強告訴《大公報》，他曾去香港、台灣展示兔兒爺製作，也去過意大利、法國、愛沙尼亞、芬蘭、日本以及東盟十國等地方做文化交流，讓更多外國友人知道兔兒爺這樣一個北京的文化符號。現在，他的最大夢想是在北京做一家體驗式的兔兒爺博物館，讓外地人和外國人來到北京後，可以從了解兔兒爺開始來了解北京。

在眾多交流活動中，張忠強印象深刻的是，2015年兔兒爺作為北京文化廟會一部分走進寶島台灣。一天傍晚，一位滿頭銀髮的老先生直奔兔兒爺展示區，問：「爺們兒，是從北京過來的嗎？還是泥兒捏的嗎？」張忠強回答老先生是從北京過來，還是泥兒捏的，一點兒沒變！這個時候，老先生雙手抱起一尊兔兒爺，眼淚就流了下來，對張忠強說：「我看見兔兒爺，就想起了中秋節吃月餅，跟小夥伴們在胡同裏跑，上房打棗兒啊。」老人越說越激動，在老北京成長的經歷浮現眼前。

「所以我說，這一尊尊小兒爺雖然泥做的，但它是有溫度的，是連接感情的一根線。」張忠強表示，作為非遺傳承人，他希望盡可能地讓兔兒爺能夠「活」起來，更具有生命力。

▲張忠強在疫情期間製作的戴口罩的兔兒爺。

老舍：兔兒爺給千萬兒童種下美的種子

據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常務理事王連海研究，關於兔兒爺目前所知較早的記載見於明代晚期紀坤寫的《花王閣稗稿》，其序中寫道：「京師中秋節，多以泥搏兔形，衣冠踞坐如人狀，兒女祀而拜之」，所詠就是兔兒爺。

外地人第一次了解老北京「兔兒爺」，多還是從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《四世同堂》。如這部小說詳細地寫到：「小兒爺的確做得細緻：粉臉是那麼光潤，眉眼是那麼清秀，就是一個75歲的老人也沒法不像小孩子那樣的喜愛它。臉蛋上沒有胭脂，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畫了一條細線，紅的，上了油；兩個細長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點淺紅……」

在老北京，常可見賣兔兒爺的貨攤，小販用木板做成一階高於一階的架子，再鋪上藍布或黑布，依次擺上一排一排的兔兒爺，遠遠看去，如似一座兔兒爺山。

老舍先生對此寫到，在街上香艷的果攤中間，兔兒爺攤子一層層地擺起粉面彩身、身後插着旗傘的兔兒爺——有大有小，都一樣的漂亮工細，有的騎着老虎，有的坐着蓮花，有的肩着剃頭挑兒，有的背着鮮紅的小木櫃，而「這雕塑的小品，給千萬萬的兒童心中種下美的種子。」



▲一對兒傳統兔兒爺、兔兒奶奶。

兔兒爺

話你知

兔兒爺是北京的地方傳統手工藝品，屬於中秋應節應令的兒童玩具。每逢中秋節，北京城裏的百姓都會供奉「兔兒爺」。後來有人仿照戲曲人物，把「兔兒爺」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士，有的騎着獅、象，有的背插紙旗或紙傘，或坐或立，討人喜歡。如今兔兒爺已經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。



▲張忠強在傳承中創新地融合了北京景點、民俗文化和社會時事等多種元素，圖為宇航員造型的兔兒爺。



中國發現世界最早兔形動物化石

日前，2023年春晚發布吉祥物「兔圓圓」，其原型為「安徽模鼠兔」，是全世界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兔形動物，生存時代大約為距今6200萬年的早古新世。1977年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李傳夔在安徽省潛山盆地發現「安徽模鼠兔」化石，這個「鼠兔同源」的重要化石證據，目前收藏於中國古動物館。



▲2023年春晚吉祥物「兔圓圓」，其原型為「安徽模鼠兔」。

在生物學界，兔跟鼠有無親緣關係，曾經是熱議的話題。安徽潛山盆地不僅發現了「安徽模鼠兔」化石，同時還發現「東方曉鼠」的化石，化石研究顯示兩者之間有很多相互交混的特徵。根據這些證據，1984年，李傳夔提出了「鼠兔同源」的觀點，此後還提出東亞是齧齒類和兔形類的起源地。

2007年，中國科學家又在內蒙古二連盆地發現了保存較好的兔形目標本「遠古道森兔」，其年代可以追溯到5300萬年前，在年代上介於「安徽模鼠兔」和現代兔子之間的過渡類型。中國已發現的這些化石證據，串起完整的兔形類動物演化史。